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冲击探析

——基于马克思主义人的主体性理论

陈誉之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8日

摘要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不断影响着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如今, DeepSeek、Kimi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在迅猛发展, 其作为一项里程碑式的技术进步, 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颠覆性变化; 并且,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人类“感官”与“肢体”的延伸, 是被物化了的人类力量, 它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自身的发展与“强化”。然而, 在给人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 其所具备的“类人性”正在慢慢侵蚀着人类的“主体性”, 造成人格被侵蚀、自主性和创造性被削弱、社会交往异化加剧、社会角色边缘化等危机。

关键词

人的主体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 危机, 马克思主义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Human Subjectivity

—Based on Marxist Theory of Human Subjectivity

Yuzhi Chen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Received: April 26, 2026; accepted: May 18, 2026; published: May 28, 2026

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has continuously influenced human social practice. Nowaday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resented by DeepSeek, Kimi and other platforms is developing rapidly. As a mileston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it has brought subversive changes to human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Furthermor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rves as an extension of

human “senses” and “limbs” and embodies materialized human power,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realiz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nhancement” of human beings themselves. Nevertheless, while providing people with numerous conveniences, its human-like attributes are gradually eroding human subjectivity, triggering a series of crises including the alienation of personality, the weakening of human autonomy and creativity, the intensification of alienate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individual social roles.

Keywords

Human Subjectivit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isis, Marx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现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为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科技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以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简称 LLMs)为重要基础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 GAI)突破了传统人工智能的技术路径，从文字、图像的生成到语音合成，再到输入文字指令直接产出视频，这项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拓展着人工智能的边界，它已经由以往对人类给出的数据进行归纳统计发展到了可以自主进行内容创作，生成式人工智能也被贴上了“自主性”“类人性”的标签，从而给人类的主体性带来了挑战。本文将从人的主体性概念入手，将人的主体性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体性进行比较，进而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造成的冲击。

2. 人的主体性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体性

“主体性”是哲学中一个基础概念，指“处于主客体关系中的人的属性，是区别于物性和神性的人性，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1]马克思认为，“人始终是主体” ([2], pp. 195-196)。根据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把主体性理解为独属于人的一种特性，它是存在主体、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的统一。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常在“自然、实践、社会”中去考察“现实的人”，因此文章将根据这一思路从生命、实践、需求三个维度对人的主体性进行阐述。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人化”产物，虽然只是冰冷的机器，但从人造物角度来看，其也具备一定的“类人性”和“特殊主体性”。

(一) 人的主体性的三重维度

首先是生命维度。“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2], p. 209)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人既有着属于自我意志的能动性，其实践又受制于客观存在，人的主体性既体现在人自身所具有的自然力、生命力中，同时也体现在对象性事物的存在及其对人所施加的反作用中。此外，马克思还提到：“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 [3]可以看出，马克思把生产理解为了人类生命的外化，并且不同的个体具备不同的个性，这也是人生命力的表现。人作为一种高级生命体，其多样的个性是生命的外在表现，

在从事生产活动时，人会融入自身所具备的独特个性，并作用到对象物中。因此，生产实践活动也是人类实现自我和彰显生命主体性的过程。

其次是需求维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实的人的存在是全部历史活动的前提，人的需求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 p. 162)需求(需要)是人在价值判断基础上，以主观欲望为导向对所需对象的指明。人的需要不同于动物为了谋生存做出的本能选择，而是自觉意识的表达。这种主观发出的，并基于自身价值判断的需要，是人从事自觉自在活动的内驱力，将人与社会相连接，并驱使着人不断奋斗，从而确立其主体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具备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需求可以分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自然属性是指人的生物特征和肉体特征，由此衍生出了人的自然需求，如基本的生存需要和物质生活；人又是处在一定社会当中的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p. 501)。因此其社会属性便是人在社会中，由于不同的社会分工而产生出来的社会角色、社会关系以及相应的规则规范，其衍生除了人的社会需求，比如人的社会交往、情感需要等。总之，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我们可以把人的需求分为三个进阶层次：即基础的生存需求、进一步的精神需求和最终实现自我的发展需求。“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是人的本质的丰富和具体体现”[4]，是人的主体性的鲜活表达。

最后是实践维度。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为核心最为本质的观点，因此在考查人的主体性问题时，也应从实践角度切入。马克思认为，“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 p. 320)人的生命是通过实践活动得到延续的，人的需求也是通过实践得到满足的，可见实践的观点也是我们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论断的基石，主体性问题从根本上说仍是实践的问题。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 p. 499)人在实践过程中，逐渐给物质世界打上了人的烙印，将自在自然的一部分转为了“人化自然”，把自在之物改造成“为我之物”。人类通过这种自觉能动的实践活动，将主体意志客体化，这一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物也会反作用于实践主体(人类)，并驱使主体不断重建认知结构、调整行为模式，直到双方达到同统一状态。

人的实践活动不仅满足着人自身不断产生的新需要，也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人是创造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能动主体。一方面，人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历史；另一方面，人也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受各种历史条件的制约。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打破约束实现自身目标并推动社会进步，也成为自身实践主体性得以不断发展的原因。

(二)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体性”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可以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来进行劳动从而获取物质资料，而非人类的一般生命智能凭借本能进行活动。人类的历史可以看作一部工具的发展史，从原始人类的石质工具到现代社会高精尖的电子智能产品无一不体现人的主体性能力，也体现出人类一直通过工具对自然进行认识和改造。科技进步带动社会发展，同时使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以及智能产品逐渐表现出的类人性，人工智能也具有了一定的主体性地位。

在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问题时，我们应当考虑到其作为一种人为产物的特殊性，不能单纯从自然进化的生物角度去看待其主体性，而是从技术发展的人造物角度去看待。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具有的主体性是一种“特殊主体性”。一方面，其本质仍是“冰冷机器”，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不具有自觉性的人化物；另一方面，又因为算法、算力的加持，它在某些层面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方面超越了人类。我们当下诸如 GPT 语言模型、“深度求索”“豆包”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虽然当前的版本还比较稚嫩，

且不具备自觉性，但确实能在较高程度上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两个特征。

从哲学角度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体性”本质上是一种模拟的主体性，是人类主体性的延伸和外化。它不具备人类所具有的意识、情感和价值判断能力，其“行为”本质上是对人类预设程序和数据模式的遵循与运算。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学习”过程，并非像人类一样基于对世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而是通过算法对海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模式识别，从而生成符合特定规则的输出结果。在认识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和工具性的。它无法像人类一样形成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也无法产生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思维。它的“智能”完全依赖于人类提供的数据和设定的算法，其运行过程始终受到人类的控制和干预。

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体性”是一种被赋予的、工具性的主体性，它在本质上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主体。

3. 人的主体性受到冲击的表现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渗透，其对人的主体性的冲击已从理论探讨走向现实层面。以下将从独立人格、自主性与创造性、人际交往以及社会角色四个维度，具体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给人的主体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揭示技术发展背后潜在的人文危机。

(一) 人的独立人格遭到侵蚀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个体常常通过独特的生命体验、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形成不可替代的人格特征。然而，在智能算法的影响下，人的决策过程越来越依赖于人工智能系统的建议和预测，这种依赖关系削弱了个体的独立判断能力。当个体习惯于按照算法推荐来选择阅读内容、社交对象甚至价值取向时，其人格的自主性和完整性就面临着被分解的危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分析和预测，可以精准把握用户的偏好、需求和行为模式，从而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内容。但这种“个性化”服务可能会让用户被困于只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茧房”中，而忽视了多元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点。例如，在社交媒体和内容推荐平台上，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会根据用户的浏览历史、点击行为等数据，不断向用户推送相似的内容，从而强化用户已有的认知和观念。这种情况下，用户的思维可能会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失去了接触不同思想和观点的机会，难以形成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能力。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还能够模拟人类的语言和行为模式，与用户进行“对话”和“互动”。这种虚拟的互动可能会使部分用户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情感依赖，将其视为“朋友”或“倾诉对象”，从而忽视了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导致独立人格的弱化。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独立人格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能使人们更多地依赖技术中介来获取信息和进行交往，减少了直接面对现实世界的实践机会，从而影响了独立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当人们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通过技术中介来建构时，其独立人格也必然会受到影响。

(二) 人的主体能力弱化：自主性和创造性被削弱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人的指令快速生成论文、诗歌、小说、音乐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形式和结构上可能与人类创作的作品并无明显差异，但其“创作”过程缺乏人类所具有的情感体验、价值判断和思想深度。当人们习惯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完成创作任务时，他们自身的创造性思维和动手能力可能会逐渐退化^[7]。

认知能力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项基本能力，是贯穿人的生命始终并随着人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断提升的能力，自主性和创造性也是人认知的重要特征。一般成人的认知能力强于儿童，因为认知能力会随着应用频次的增加而进步。但随着智能产品的普及，人类认知能力的使用次数明显减少，这必然会

导致认知能力的弱化。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渗入，人类对其的依赖性也逐渐增加，人凭借自身的创造性再加上人工智能的超能力几乎无所不能。但这种无所不能的假象削弱了人本身的情感能力和认知能力，使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一旦失去生成式人工智能这类智能载体就面临思维瘫痪的风险。现代都市生活中，智能设备越发成为人类的必需品，而智能产品的普及和广泛应用，使得人们在遇到困难时第一反应是借助智能产品来解决，当人对智能产品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人类自身的实践能力和思维能力会明显弱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自主性和创造性是人类主体性的重要体现，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类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削弱，本质上是对人类主体性的一种挑战。

(三) 人的社会交往异化进一步加剧

互联网和智能产品的普及，再加上人工智能具有的虚拟现实超能力，使主体间的交往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智能算法，改变了人类交往的本质结构，引发交往主体性的危机。在情感层面，智能系统凭借拟人化交互界面削弱了人类作为交往主体的独立性。以 DeepSeek 为例，其对人类问题做出的高频响应营造出“完美对话”假象，抹去了人类在社会交往中沉默间隙所进行的思考和一些非语言符号的意义生成功能，形成超真实交往拟态。虚拟交往凭借超越现实的自由交互特点，为当代人提供了沉浸式的精神栖息地。在数字空间的隐匿性保护下，人们得以全身心沉浸其中，在这个充满隐匿性的空间中充分释放自我，获得精神慰藉与社会存在感^[5]。值得警惕的是，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人类情感交流呈现出代际退化趋势。比如现在很多青少年乐于使用 AI 情感陪伴软件，在其中寻求慰藉，忽视了现实中的人际互动和社交能力培养。这种虚拟依赖使情感关系日益被算法主导，使得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建立深度联系的能力被削弱。

马克思认为“‘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性。”^[6]人的本质是在社会交往中得到确证的，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交往是人在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时与他人交往时产生的必要的、有意识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会自觉地、有意识地与他人交往，这是人类主体性的一种体现。但随着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不再是原初的我，人的主体性开始异化，逐渐减弱。

(四) 社会角色的边缘化

在传统劳动分工中，人的社会角色与职业身份紧密相连，这种联系为个体提供了稳定的自我认同和社会定位^[8]。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导致缺乏核心技能与竞争力的社会个体面临更高的技术失业风险，还可能引发深层次的身份认同危机与心理失衡。

首先，技术失业的直接后果是个体经济地位的下降与社会参与度的减弱。在智能化社会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高效的数据处理与任务执行能力，取代了大量重复性、低技能的工作岗位。这种替代效应使得那些未能及时适应技术变革的个体陷入生存困境，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济地位的下降不仅限制人类个体的物质生活条件，还削弱其参与社会活动的的能力与意愿，导致社会边缘化风险的增加。

其次，技术失业引发人类个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与心理失衡。职业身份是个人社会角色与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个体因技术失业而失去传统职业身份后，难以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定位与发展空间。这种角色缺失与认同危机加剧了人类个体的无助感、焦虑感甚至丧失自我存在的价值，技术失业与身份认同危机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这种心理失衡会进一步加剧个体的社会边缘化趋势。

最后，社会角色的边缘化不仅影响个体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还会威胁到人类社会和谐稳定。当大量社会成员因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引发的技术失业中陷入经济困境与社会孤立时，因经济收入、身份

认同、社会参与等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会进一步加剧，导致社会分化的加深与凝聚力的减弱，这种分化不仅会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还会削弱社会的整体创新能力与发展动力。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角色边缘化问题不仅是个人层面的挑战，更是社会整体需要应对的系统性风险。

4. 结语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的主体，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始终具有主观能动性。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人类主体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类独立人格、自主性和创造性、交往关系以及社会角色的冲击，也引发了我们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持和强化人类的主体性地位的思考，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哲学和社会问题。

面对这一困境，维护人类主体性需要多维度的、自觉的集体行动。在改良层面：第一，加强政策法规的引导与约束。推动确立数据产权和算法收益的公平分配机制，要求 AI 服务提供商对算法可解释性、数据使用边界承担责任，防止平台对用户创造性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第二，发挥工会组织等社会团体的作用。传统工会需向数字领域延伸，关注数字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例如为受 AI 冲击的行业提供再培训支持、制定人机协作的行业标准、以及通过集体谈判限制 AI 在特定岗位的无序替代。第三，推动数字素养教育，培养公众批判性使用 AI 的能力，使其理解算法逻辑，避免情感与认知的过度依赖。

然而，改良措施若不触动根本性的社会关系，难以彻底克服异化。更深远的路径在于构想一种基于“技术为人服务”而非“人为技术服务”的社会模式。这意味着超越资本的逻辑，将技术发展从追求无限利润和效率优先的轨道，转向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主创造。在这一框架下，AI 可以成为减轻重复性劳动、扩展人类认知边界的“共同智能”，而非剥夺人类自主性的“数字牢笼”。实现这一转变，需要社会对技术的研发方向、数据的所有权、算法的公共监管等进行科学的决策。唯有将技术发展置于人的联合控制之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才能真正从“异化的力量”转化为“解放的工具”，在技术浪潮中重新确立并弘扬人的主体性地位。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实践的产物，其发展方向和应用效果最终取决于人类自身。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维护人类的主体性，不是要排斥技术、回到过去，而是要在充分认识技术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引导技术的发展，使技术真正成为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工具。

参考文献

- [1] 王义军. 从主体性原则到实践哲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27.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95-196, 209, 162, 501, 320, 499.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37.
- [4] 颜军, 张春和. 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基本维度[J]. 求索, 2011(8): 93-95.
- [5] 牛婷婷, 陈飞.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交往异化及其消解[J]. 思想理论战线, 2024, 3(4): 123-131.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270.
- [7] 严璐璐, 程聪, 郭长伟. 生成式人工智能主体性的矛盾张力与治理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26, 44(2): 315-324.
- [8] 邹佰峰, 陈森森. 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路径[J]. 黑河学院学报, 2025 16(12): 68-72.